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通道，东起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西至地中海东岸，但由于该丝绸之路经过国家较多，常因战争受阻，且不时受到西域匈奴的袭扰，加之当时的贸易品除了丝绸之外，还有陶瓷等易碎物品，陆路运输起落频繁，易于碰碎，因此必须在西南寻求通往东南亚等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样合浦乾体古港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 第六章 合浦港口之谜

汉代合浦郡和合浦港是当时国内物资集散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的这段历史虽然毋庸置疑，然而除了过于简略的文献记载和在合浦发现了汉代窑址和汉墓外，合浦郡城址和港口都在历史长河中湮没了。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今天，不断扩充的合浦县城区已涵盖了汉代的墓葬区域，曾经临海的合浦县城也距海边有十几公里之遥。汉代合浦城址和港口位置又在哪儿呢？这仍然是待破释的一个重大历史之谜。

### 寻寻觅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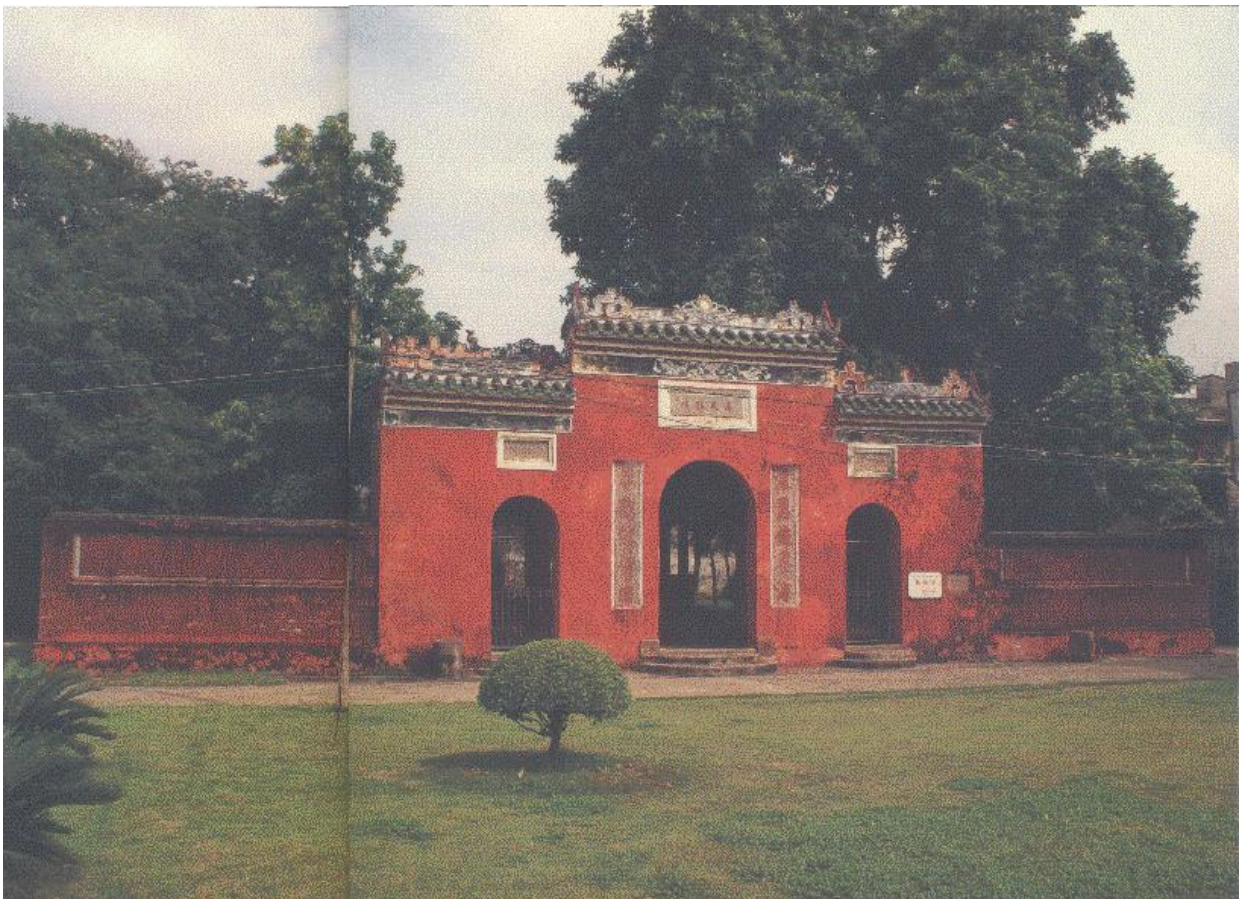
对已消逝的古代文明史迹，人们更多的只是好奇或怀念与憧憬，只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才会把这种情愫转化为探索和研究的具体实践。

早在1971年，广西的考古工作者就开始关注汉代合浦港的历史了。因为那一年的7月至10月间，为配合合浦县爆竹厂建设工程，在合浦县城东南郊望牛岭发掘了一座较大型的西汉竖穴木椁墓，从墓中出土的白海外输入的琉璃、玛瑙、水晶、琥珀等各种精美配饰中，他们敏锐地嗅到了合浦港的气息。所以在《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的发掘报告中，他们写道：“自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立郡县以后，由于与南洋诸国海上交通贸易的发达，合浦成了我国同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和进行贸易的重要港口。”

1975年秋，广西文物工作队和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们一起举办考古训练班，实习和发掘的地点就选择在合浦环城乡。当时在堂排至涌口一带发掘了四座西汉晚期墓葬，墓中出土的文物里仍然有海外输入的琉璃、玛瑙饰物。据说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一些学者也曾兴致勃勃地在

合浦境内进行实地考察，希望找到合浦港口的一些踪迹。

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广西著名学者蒋廷瑜先生曾率领广西文物队的一个调查组在合浦、北海、钦州一带进行文物普查。蒋先生不仅是研究铜鼓的专家，而且对广西田野考古的遗址、墓葬以及相关的学术问题也有较深的造诣，寻找到汉代合浦郡址和合浦港口自然也是长久萦绕在他心中的一个愿望。野外考古调查是艰苦的，绝大多数时候必须是徒步行走。那时候的生活条件也是艰苦的。然而，无论是烈日暴晒还是大雨滂沱，都丝毫不能阻挡他们探寻古代文化信息的脚步和热情。可是这次调查只是发现许多其他文物古迹，却依然没有发现合浦港口的踪迹。



■这是合浦明代天妃庙的山门，海角亭就坐落于此红墙环抱的院内。

到了 20 世纪末叶至 21 世纪初，史学界普遍关注南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的研究。中山大学的黄伟宗率领一批广东的专家、学者组成“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到湛江、徐闻、雷州进行考察。考察消息通过媒体披露后引起极大的轰动。在2001年初，北海市文化局、北海文管所又邀请广西文物队的考古人员共同组成调查组，以调查始发港口为中心，联合考察了北海市沿海地区的古文化遗存，调查小组先后勘察了北海市沿海岸线的大观港、乾体港、南万港、白龙港、永安港、沙田港等，还察看了党江和廉州镇一带的地理环境。调查的较重要成果只是确认了新发现的两处与汉代文化相关的遗存：一处是位于北海市地角匙羹岭的汉代遗址，地表散布的较多的汉代筒瓦、板瓦和陶片，表明那里曾有过汉代建筑物；另一处是位于铁山港区营盘镇文笔岭一带的汉墓群，此墓区远离合浦汉墓群，而与现海岸线较近，估计墓主人应属居住在营盘镇沿海附近的居民而非居住在合浦廉州的居民。

2002年，广西文物队的一个课题组也开展了关于合浦港的调查工作。由于新闻媒体的广泛介入，这次颇具规模的专题调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据报道，调查组实地考察了南流江西岸和西门江东岸、合浦和浦北一带的地理环境，遍访了大浪古城、旧州唐城、越州古城等现存的古城址，最后还对大浪古城进行考古试掘。他们在大浪古城及附近发现了一些汉代陶片，也解剖了部分城墙，最后认为可能是汉城，并推测与汉合浦港有关。由于媒体的渲染，汉合浦港口位置大有呼之欲出之势。

因此，2004年12月28日由广西区文化厅及北海市政府主办的“合浦——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理论研讨会在北海市正式开幕，中科院院士吴传均、杨文衡等50余名来自广西及全国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

多数专家认为，合浦港在合浦是毫无疑问的，但大浪古城的田野考古工作尚未能提供是汉合浦古城及港口的位置的可靠证据。因此，汉合浦港的真实位置究竟在哪里还是一个谜团，寻找和探索汉合浦港依然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仍将“上下求索”。

## 海角亭听涛

虽然历经几代人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努力，汉代合浦港口仍像一颗光彩夺目划破苍穹的流星而难觅其踪。然而，是流星就会落在地面成为黑色陨石，即使汽化了也会以其他物质的形式滞留于茫茫太空。只要细细分析，还是能找到不少与汉代合浦港有一定关系的蛛丝马迹。

最容易引起人们对大海、对港口联想的建筑物就是合浦海角亭了。顾名思义，海角亭应是临海而建，在亭内休息时应能远眺大海。可是现在的合浦海角亭不仅已远离海滨，而且被围在廉州中学内重重叠叠的高大建筑物之间。

现存的海角亭是由合浦县人民政府 1981 年按旧貌重修的。全亭分前一后二进。第一进为亭的门楼，面阔三间。正门有大圆拱门，两旁设有耳门。屋檐由两层砖叠设突出，古朴美观。正门上方镶嵌“海天胜境”石额。两耳门分别刻有“澄月”、“啸风”字样，是康熙年间襄平徐成栋所书。正门对联为“深恩施粤海，厚德纪莆田”，据说原海角亭对联为长联：“不到此亭哪知象郡珠崖关山万里，试观于海才见龙门冠岭云水千重。”门楼内右壁上镶有知府康基田题写的《逝者亭落成宴集即席赋诗二首》等诗文石刻。

第二进是亭的主体，呈正方形，重檐歇山顶砖木结构亭阁式建筑。亭前后敞开，两侧大圆窗相对，四周有回廊，廊边有檐柱，上下檐之间皆是图案棂窗。屋脊雕塑精致，中央有博古图案，上置草尾伴红日，两旁鳌鱼相对；上檐角卷翘草尾，下檐角四狮雄踞，形态生动。亭正后方置一石刻，上刻“古海角亭”四个大字，据说是范梈所书。亭正前方两石柱上镶有对联：“海角虽偏山辉川媚，亭名可久汉孟宋苏。”上联描写海角亭的胜景，下联则道出亭名久远与汉代孟郡守和苏东坡一样永垂不朽，情景交融，自然贴切，堪称佳联。



■合浦海角亭是砖木结构、重檐歇山顶建筑。四周设回廊，左右山墙各有一大圆窗，前后二门相通。屋脊饰以做工精致的花卉、狮子、鳌鱼等雕塑，具有浓郁的岭南古建筑风格。

最引人注目的是亭内后门上方悬挂着的苏轼所书“万里瞻天”匾。当年苏东坡由儋州返湖南永州，曾在廉州逗留近两个月，此书系他到海角亭游览时所题刻。现石碑已佚，后清代知府李经野摹拟作额悬于亭，也佚。

现存的匾额为合浦县博物馆所复制。亭内前檐下两侧各竖一碑，左为《重建海角亭记》，右为《重修海角亭碑记》，记述了海角亭的兴衰历史。亭内两侧壁满镶诗文诗刻，多为宋至清代文人雅士所作，描述的多是与廉州及海角亭风貌有关。如海门书院鲍俊赋《海角亭晚眺》写道：

天南地尽海溟濛，海角亭高锁远空。

树色连云围郭绿，波光浴日射桥红。

清歌渔叟惊沙鹭，终古才人感雪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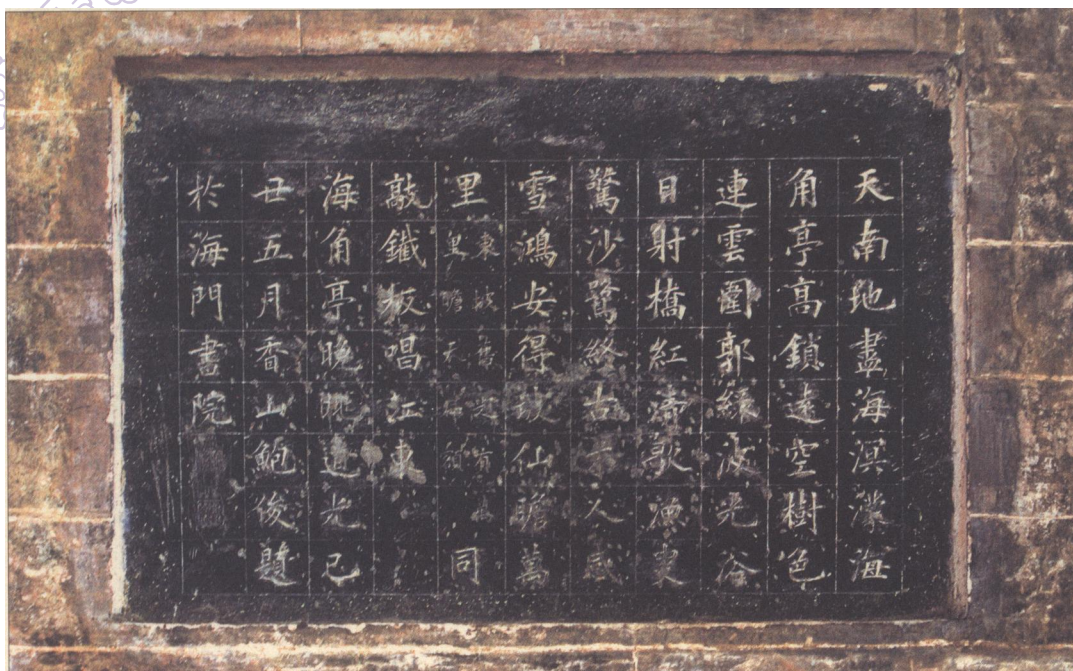
安得坡仙瞻万里，同敲铁板唱江东。



■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谪贬岭南时，曾于合浦逗留约二个月。在海角亭畔，他耳听涛声阵阵，眼观海天一色的美景，不禁感慨万千，欣然手书“万里瞻天”以记之。原匾早佚，现挂在亭内后门额的横匾是1984年重修时所仿制。

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得知，海角亭始建于北宋景德年间。元代范梈《重建海角亭记》说：“钦廉僻在百粤，踞中国万里而远，郡南皆岸大洋，而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也。”亭名即此而来。原来该亭在廉州城西南隅，

在明代成化、嘉靖年间多次迁建，直到隆庆年间才迁定于廉州中学内。



■清代进士鲍俊《海角亭晚眺》的诗刻就镶于海角亭墙上。石碑高0.31米，宽0.47米，楷书，字体清秀有力，刻工甚佳。诗中既描述了海角亭的秀丽景色，又抒发了缅怀古人的情怀。

显然，昔日之廉州郡南“皆岸大洋”，而海角亭是海边的一所精美亭阁。所以苏东坡能在亭边远眺大海，天海茫茫，故有“万里瞻天”之空阔感叹。如宋代合浦城南隅仍面临大海，宋代合浦港口则当在附近。以此类推，汉代的合浦港口亦当在距海角亭不远处矣。然而今天的合浦县城西南隅再也见不到大海，再也见不到当年港口之遗迹，这不能不令人感叹万分。

## 南流江沧桑

南流江是穿越合浦境内的一条河流，虽然它的长度和流量不足以与广西的其他河流如红水河、左江右江等相比，但它却是古代的一条拥有独立出海口的重要运输通道。要研究汉代合浦港和寻找港口的真实位置就不能不涉及南流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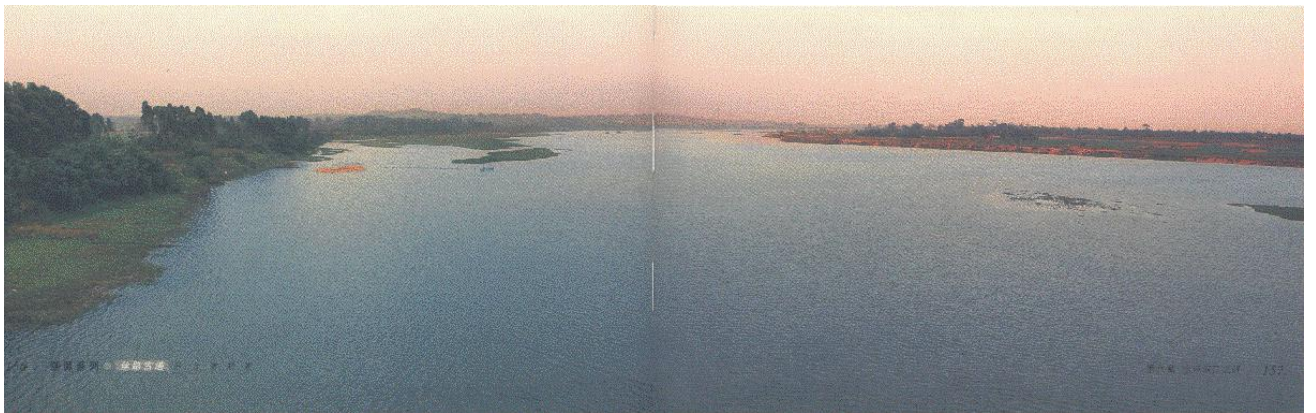
南流江古称合浦水或廉江。它发源于北流县大容山山脉，向西南流经今玉林、博白、浦北等市县，沿途汇合了清湾江、车陂江、新桥江、鸦江、绿珠江、合江、小江等，入海口俗称三汉港。干流全长 287 公里，流域面积 8635 平方公里。在合浦县境内干流长达 100 公里，流域面积 1381.2 平方公里。

南流江不仅能通航经商，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滋润两岸庄稼，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南流江近出海口处的沿岸平原长达 50 余公里，面积 70 余万亩，占全县平原总面积的 70%，为广西第二大平原。从沙岗的白沙江至环城镇望州岭以北属河流冲积平原，平原表土富含细沙及冲积有机质，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农田遍布，村落密集，为合浦重要的农业经济作物区。特别是南流江三角洲区域，面积约 22.5 万亩，众多的南流江支流将其切割为群岛状，岛上农田沟塘密布，排灌良好。现在除七星岛外，其他小岛均沿岸筑堤造田，围垦成良田万顷，成了合浦产粮区，有“稻蛋基地”之美称。

南流江是美丽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河水是清澈透明的。但到了洪水季节时，河水也会浑浊，狂暴的河水甚至会漫过堤岸，淹没两岸良田和村庄。从古到今河流也常常改道，沿河平原处至今仍可见到因改道形成的牛扼湖。虽然汉合浦港口当年应在当时南流江入海口旁的推测颇符合逻辑及常理，但其河道及入海口的变幻莫测，则为寻找和确认汉合浦港口设下了太多的迷魂阵。因南流江下游及入海支流较多，故入海口有“三汉”之称。“三”或许不一定是确指，当含有“多”之意。

可以肯定，现在南流江的面貌，尤其是入海口的地理位置一直在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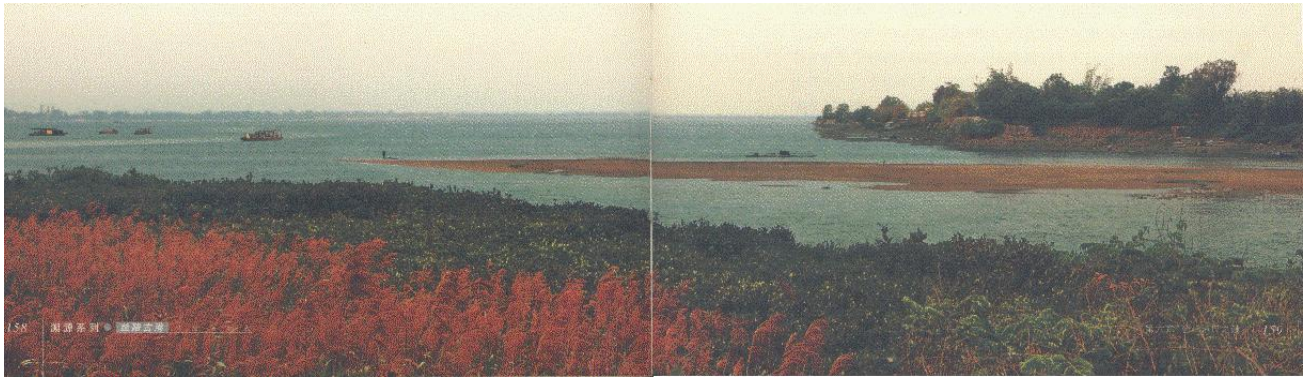
着，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如以一年而言或许是细微的，若以十年、百年、千年计，其日积月累的变化则是十分巨大的。南流江不断从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在入海口逐渐沉积下来，造成该区域的海岸线逐渐向海中推进。据地质学家考察的科学结论，七千年以来，南流江三角洲地区的海岸线向海推进了10~12公里，平均每年约1.6米。汉代合浦港距今两千多年，是否能以每年1.6米的速度计，在距今海岸线倒退约3.2公里处附近寻找港口的位置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非常遗憾，南流江三角洲海岸线的每年推进速度不是线性和均匀的，其推进速度往往受到突变的自然力量及人类对生态环境、植被破坏的影响，每年1.6米只不过是七千年来总量的平均值，我们无法确认哪一年推进的距离是多少，或许近百年以来推进的距离等同于几千年的推进距离也是极有可能的。



■南流江发源于广西北流县大容山的南坡，向南流经玉林、博白、合浦等县，而后注入北部湾。南流江全长287公里，流域面积8635平方公里。南流江是广西南部独自流入大海诸河中，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水量最丰富的河流。它流贯玉林盆地、博白盆地和南流江三角洲，这些地方，光、热、水、土等自然条件都好，盛产稻米、甘蔗、花生、烤烟、水果，是广西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

现在的南流江入海口至少可分四汉，靠西边两汉（其中一汉与沙岗镇区域相邻）水量最大，属南流江的主流，而东侧的两汉水量最小，属支流。

最东的一汉西门江则是在今合浦县城西侧，流经草鞋村、庞屋墩、乾江街西边至马头一带入海。西门江亦称乾江，其上游称周江，其实历史上周江水道曾是南流江的主要航道，其入海口又称乾体港，船舶可从乾体港海口直达廉州，经周江口入南流江干流可到达博白、玉林。但周江于明代已经淤浅，曾先后两次疏浚。现周江水道已多处淤塞，只是洪水期水流才能通过。由于淤塞河段未疏通，洪水期造成县城水位高涨，1985年汛期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罕见水位，大多数街区受淹，深者达一米。



■南流江自博白县进入合浦境后分为数条支流入海，这是其中最大的一支。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古代的港口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如今的南流江河口，再也见不到昔日帆樯林立、百舸竞流的繁荣景象。

据老一辈人回忆：“昔日乾江河宽水深，五月、十月间，海潮往往溢上沿江街市。端午节龙舟竞赛，几艘龙船并驰江上，绰绰有余。那时，江上船只木筏，均从大坡沟入乾体停泊，再开往高德、北海。北海与乾体之间，三五艘木帆船天天对开，数小时可达。渔船归帆也泊于乾体。江上帆樯林立。如遇台风海啸，大小船只更是驶来躲避。乾体有集市的传统，且全天早、午、晚三市，不同于别处的三天一市。赶集者包括廉州和党江远近商贩乡民，多达两三千人，热闹非凡。市场有百货、饮食、农产品、手工业品等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场地由街道铺店到圩场地摊，安排规范，

固定不变。甚至连家肥都有贩卖定点，如‘卖灰亭’、‘猪屎坡’。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曾有高、矮当铺两座，前者高达数丈，后者宽阔数丈。”乾体有染织、机械修造、酿酒、渔业、海上运输等行业，可谓繁荣昌盛。

由于乾体港口不断向海中推进，距离合浦县城越来越远，远达十多公里。随着河道及出海口日渐淤积，滩涂不断扩张，港口水深已不能满足出海远航船舶的需要，因此，至迟在明清时期，合浦的主要出海港口已逐渐移至北海冠头岭一带。现在乾体一带已无昔日之景象，乾体港已基本废弃，一片荒凉。在冷清、干涸的海滩上搁浅着两三只破旧的小渔船。据当地人说，这些小渔船偶尔也会使用，不过需等到涨潮时才行。

## 港口位置的推测

由于年代久远，历史文献记载欠缺，至今尚未发现汉代合浦港口的直接物证。因此，关于它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也就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古港位置大约在南流江出海口附近的旧州、廉州至党江一带”。但是旧州、廉州、党江方圆数十公里，显然，这种说法涵盖的范围也实在太宽，最多比合浦港就在合浦的推断稍精确些。

有人认为，“合浦古港在今北海市东北约12公里的合浦县乾体乡、南流江出海口的‘三汊港’，从江口进入数公里一段，江阔水深，俗称‘西洋江’”。西洋江在今党江镇附近，“西洋”一词可能与此江能通西洋和海外贸易的史实有关而得名。但据专家考证，唐代以前没有“西洋”一词，该词的出现和流传是唐代以后的事。如西洋江一带会成为合浦港的出海口，也

应是唐代以后。另外“古港”的提法也过于广泛，何谓“古”呢？对于今天来说，清代也是古了，更何况还有明代、宋代、唐代或者汉代呢？确实，西洋江一带或许也曾是合浦古港口，但古到什么时候呢？至少不会古到汉代。

也有人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是古合浦郡和合浦郡治所旧州江口港”。此说大概是根据明、清时期的一些文献记载而得出的。如《太平寰宇记》“太平军廉州”条下有：“废合浦郡县在旧州郭下，汉县，属合浦郡。”《大清一统志》卷四二零：“合浦故城在今廉州府合浦东北。”因前文中有“旧州”二字，故与其刚好位于合浦东北的旧州相联系。这种望文生义的说法早有学者质疑，这个“旧州”为何不可以理解为廉州的旧州呢？东北是个方位，未涉及距离，为何不能理解为近廉州的某处旧州呢？根据考古调查，浦北也发现过汉墓，不过数量极少，且是东汉墓，浦北发现较多的古墓葬是南朝墓。浦北没有发现汉城遗址和其他汉代遗址，其所发现的城址只有越州故城和旧州唐城，而大量的南朝墓葬则散布于越州故城址周围。种种迹象说明浦北在南朝以后才发展成为一个较繁荣的区域，因而既不可能为合浦故郡治，也不可能是汉合浦港港口位置。

虽然各种说法很多，但多数都认同汉代合浦港口应在南流江的人海口附近。问题的关键是汉代南流江的人海口的的位置所在。

城址与港口位置有着较密切的关系，这是最容易引起专家的联想与关注的。多数学者认为，汉代合浦港口应距汉代合浦古城不远。因为只有靠近城区才便于货物的集散，便于商品的运输和管理，也便于商贸人员的食宿。就是到了现代，虽然有了各种先进的交通工具，但多数的出海港口也

都在城市附近。或者说，某个新兴港口一旦设立，附近很快就会兴旺发达起来。如今天北海市迅速繁荣兴旺，成为了管辖合浦的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海港口就在北海市区附近。从文献记载看，自汉以来，合浦郡、州、府、县城一直没有迁移的记录，因此推断，合浦城址大致都是在原有城址的基础上扩充或缩小，稍有挪动。有专家认为，唐、宋、元三代的城墙皆是用土筑造，明宣德年间才改为土筑城墙内外两面加砌大砖，因此前代城址往往被压在后代城址之下。

汉合浦古城没有遗留太多物证，最多且最重要的文物古迹当属合浦汉墓了，合浦汉墓埋葬的主要就是当时住在合浦城的居民。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常常习惯于把死者埋葬在离居地不远之处，居住在广西桂林甑皮岩的新石器时代居民，甚至把死者直接埋在自己仍居住的洞穴里面。人们相信“灵魂不灭”，人死亡只是肉体死亡，其魂仍然存在于另一空间。就近埋葬不仅便于祭祀，也便于亡灵入梦护佑活着的亲人。秦汉以后，随着城市的兴建，死者的墓地已远离居室，但大多都是埋在离城址不远之处。因此合浦汉墓群的位置成为判断合浦汉代城址的一个重要坐标。

合浦汉墓群的分布很有规律，它们的分布基本环绕在现合浦县城北、东、南三面起伏的丘陵地带，这些丘陵均高于海平面。当然，随着合浦县城区日渐扩展，现合浦城区的一些地方和街道也曾是汉墓区。据考古学家实地勘测，汉墓主要分布在包括环城乡廉北、堂排、清江、冲口、廉东、中站、平田、杨家山、禁山、廉南等十个行政村，东西宽约5公里，南北长约18公里，断断续续呈弧形将合浦县城包围。县城西面则为南流江三角洲地区，该地区地势较低，是南流江入海之道，因为会受到河水、海潮的

淹没，当时应是汪洋一片，故该区域没有发现汉墓的痕迹。只有城内及西面附近是墓葬空白区，由此推断汉代合浦城就在这个墓葬区边缘和西边海水包围的空白地带。

另外，从清代所修的《合浦县志》所附的一张地图看，现今党江、沙岗两乡大部分地区仍为海水覆盖，清代南流江在城区北面分流为四支，其中一支称洲江，经县城后南流入大海。当时的海角亭南面是一片大海，游人站在亭上可以看到“青草寒潮送极浦，苍山斜日拥晴沙”等海天一色之美景。因此，我们认为汉代合浦港口的位置北不会超过今海角亭以北太远的区域，南不会超过今文昌塔以南区域，极有可能是在今合浦县城廉州镇的附近。而且自汉代起，出海港口位置随着南流江出海口的淤积和向海中逐渐向南前移，至明清时期，主要出海港口已让位给港阔水深的冠头岭一带口岸了。

虽然我们推断了汉合浦港口的所在位置，也描述了其简单的演变轨迹，同时考古工作者除在合浦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汉墓群外，也在廉州草鞋村发现了汉代烧瓦窑址，但是却都没有发现汉代合浦港口遗址的真正遗迹，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遗憾的。如果说至今连汉合浦郡城址尚没有发现的话，那么汉合浦港口遗址没有被发现则应是可以理解的。至今，汉合浦港口的位置及具体形态仍是一个千古之谜。或许因“合浦因为河流泥沙淤填，出海口被迫南迁，原有港口则淤塞废弃”，被深埋于地下；或许汉代合浦港口遗址在漫长的岁月中被人类或自然的力量破坏殆尽，痕迹全无；又或许两千多年前的合浦港口完全不像近现代出海港口有完备的货场平台、码头及其他建筑设施，当时的港口可能连砖石码头都没有，出海的船只也不很大，

能直接靠岸。即使在高土坎之岸，搭上一条木制跳板亦可方便上下、装货。假如真实情况如上所述，能找到合浦港口的难度将会更大。无论如何，汉合浦港口就在合浦，而且理论上也被锁定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即使当年港口极少建筑设施，但船只多次往返、装载货物，应存在散落器物及留下遗迹的可能。因此，我们相信，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科学探测技术的进步，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最终一定能破释汉代合浦港口之谜。